

忘憂草

張文達 著

大川文學



大川文學叢書



大川文學叢書 5

忘憂草

著 者：張文達

發行人：吳延環

出版者：大川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東側門）十二樓

郵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1-25號

電話：（02）394-3113～4・（02）394-3317～8

傳真：（02）394-0116

郵撥：1553051-4 大川出版社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話：（02）240-5600・（02）240-5707

傳真：（02）240-9284

郵撥：0584488-9 三友圖書公司

排版者：冠芳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者：冠芳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定 價：新台幣一百五十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178 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8626-05-3

忘憂草

張文達 著

自序

本書乃近一年來，我在香港《華僑日報》和《信報》所寫專欄中散文部份的結集。忘憂者，乃一生憂愁太多，希望能忘掉之謂也。

我於一九四五年入新聞界，居上海。一九五〇年初棄筆。一九八〇年自上海到香港定居，重入新聞文化界，半生經歷，感慨萬千。「百無一用是書生」，並非前人之牢騷，而乃不爭之事實。

忘憂，忘憂，實難事耳！因檢散文百篇，得大川出版社之青眼，出此結集，併此致謝。

張文達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



目次

自序

未知生，焉知死？	一一
哀樂中年	一三
夢入江南煙水路	一五
無爲而治	一七
人在天涯	一九
不合種相思	二一
淒愴江潭	二三
拂水飄綿	二五
羈旅之思	二七
江山行處	二九
一念生情	三一

店門秋老	三三
淘氣的性感	三五
古爲今用	三七
有趣的報導	三九
興亡有責	四一
心境和環境	四三
數盡更籌	四五
恬淡出真味	四七
蒼茫雲海	四九
蓬萊舊事	五一
情真意深	五三
芳草天涯	五五
如海如潮	五七
憂愁的時代	五九
悲劇的時代	六一
每下愈況	六三
入道不易	六五
白門之憶	六七

弘一上人	六九
野雲孤飛	七一
幽窗扶夢	七三
聽雨之境	七五
一之爲甚	七七
皈依不易	七九
一寸相思	八一
進步人士	八三
婚姻和愛情	八五
人生難測	八七
痛苦難排	八九
窘、苦、窮	九一
干卿底事	九三
今宵酒醒	九五
銷魂魂幾許	九七
寫恨恨難禁	九九
有容乃大	一〇一
穩、冷、狠	一〇三

婚姻故事		一〇五
苟安自得		一〇七
無爲而治		一〇九
哀廬山		一一一
鬱		一一三
詩以言志		一一五
甜酸苦辣		一一七
樂以忘憂		一一九
國士云云		一二一
憂愁憂思		一二三
可憐的凱西		一二五
大異其趣		一二七
紙窗寂寞		一二九
向社會撒嬌		一三一
金陵偶憶		一三三
遙念江南		一三五
江山空雨泣		一三七
名士已矣		一三九

洪憲故事	一四一
一個好消息	一四三
堅硬的稀粥	一四五
各取所需	一四七
天地悠悠	一四九
力扛九鼎	一五一
回到兒時	一五三
搖落之悲	一五五
揩絳生涯	一五七
回首天涯	一五九
生死之間	一六一
悄悄音塵	一六三
煙水迷離	一六五
閒說玄宗	一六七
夢入江南	一六九
梁詩補遺	一七一
南屏晚鐘	一七三
金陵舊夢	一七五

紅衣麗人		一七七
懺悔情孽		一七九
江湖浪子		一八一
小城之憶		一八三
紅豆之思		一八五
當初不合		一八七
太液芙蓉		一八九
此心安處		一九一
關山難越		一九三
江南煙水		一九五
煙雨江南		一九七
春色有邊		一九九
恩怨爾汝		二〇一
秋盡江南		二〇三
回首天邊		二〇五
扣子方略		二〇七
驀然回首		二〇九

未知生，焉知死？

魯迅先生有一篇文章，題曰〈死〉，錄一段於下：「死，在中國人眼裏歷來不如西方嚴肅，究其原因，一是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無足輕重；二是相信死後即可變鬼，鬼又可以投胎。所以，無論高低貴賤，一律只安心等著做鬼。」魯迅先生的雜文如匕首，如投槍，短短幾十個字勾出了中國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和所有人等著做鬼的心態。

到底有沒有鬼？如果相信有神，亦必相信有鬼。聖人十分聰明，他不說有，也不說沒有，只說：「鬼神之事，難言之矣！」幾千年來，相信有鬼神的人比不相信的多，以香港來說，車公廟、黃大仙人羣如潮水洶湧，即可知矣。我小時候常隨母親到西湖幾所寺廟燒香磕頭，但除陽間外，有沒有一個陰間，有沒有地獄和天堂，至今仍得不出結論。一九八七年我發表楊振寧教授訪問記（題為〈上窮碧落下微塵〉。碧落，指宇宙；微

塵，指最小的物質結構，如原子、質子、中子、電子），其中我問楊振寧教授相信有造物主嗎？他回答說：「一個科學家做研究工作的時候，當他發現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界現象，當他發現到，有許多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美麗的自然結構，我想，應當描述的方法是，他會有一個觸及靈魂的震動。……這個時候的感覺，我想是和最真誠的宗教信仰很接近。……我們會有一個感覺，假如不是有一個最終的目的，不會造得這麼美妙！」我想，楊振寧教授的話說得很明白了。我本來不理解為什麼西方許多偉大的科學家有宗教信仰，相信有上帝（或稱造物主）的存在，現在我明白了。但是，什麼是宇宙呢？我仍然不明白。有限的知識無從了解「無限」這一概念。

聖人又說：「未知生，焉知死？」這實在是了不起的回答。生命的奧秘，科學家至今未發掘出來。既然不知道「生」從何而來，當然也不知道「死」後往哪裏去。安心等著做鬼，那是一種自我安慰、解脫的方法。

鬼，自然要投胎的，否則，陰間豈不有鬼滿之患？陽間已夠複雜了，加上陰間更不得了。

哀樂中年

梁實秋先生有一篇題爲〈中年〉的散文，收入《雅舍小品》，梁先生說：倘若人生是一齣大戲，人到中年才能真正懂得戲的真諦。中年固然夢斷香消，泫然遺蹤，鬢先秋，心徒壯，要偷閒學少年，勢必勉強淒慘，但憑著半世的閱歷和教訓，清醒認識人生，認識自己，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生活便如飲窖藏多年的陳釀。中年沒有悲哀。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梁先生的一生是幸福的，大陸巨變後他安居臺灣，生活如一泓秋水，平靜、澄淨，伴著他的是如花美眷，人生至此，可以無憾矣。

夢斷香消、泫然遺蹤，典出陸游的傷感詩：「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此詩乃放翁晚年之作，非中年之心境。一般而論，承平時代的文章和詩詞和亂離時代不同，我們讀李清照前期（北宋間）的詞和後期（

南渡後）的詞，就看到了多麼大的區別。當然，即使在承平時代，由於個人身世之悲，就寫悲苦之詩，如清代黃仲則就是一例，「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

人到中年，如果能憑著半世的閱歷和教訓，清醒認識人生，認識自己，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生活如窖藏多年的陳釀，那就是無上的幸福了，但多數中年人未必能得到。法國的戴高樂將軍，一生中的閱歷和教訓夠多的了，但他在去世前一年（七十多歲近八十了）到愛爾蘭遊歷，以略帶憂鬱的情懷在愛爾蘭總統舉行的宴會上說：「愛爾蘭終於使我面對自己。」可見面對自己，也就是認識自己是何等不容易，一般的中年人恐怕無法達到此一境界吧。

一個人的生活像一篇散文那樣如行雲流水，或一首詩詞那樣的明淨出塵，那是要有福氣的，而在我們所經歷過的痛苦、亂離的時代裏，享有這種福氣的人不多。與我年齡上下的這一輩人，回顧自己的中年，痛苦的日子多，快樂的日子少，哪裏能夠如飲醇醪！倒是在年輕時候，炮火連天的日子裏度過的學生時代，有過一些快樂，那種快樂建立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希望的基础上，現在已如一陣煙雲了。

夢入江南煙水路

晏幾道《蝶戀花》上半闕，「夢入江南煙水路。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睡裏消魂無說處，覺來惆悵消魂誤。」我雖湘人，卻生長江南草長鶯飛之地，自一九八〇年來港定居，轉瞬已將十二年，香江雖多美景，究不能和山明水秀的江南相比。北宋柳永有《望海潮》一首詠東南形勝的杭州：「……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抱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萬里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笑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

南渡以後，宋高宗趙構（就是那位騎馬渡江的康王）根本不想恢復中原，迎還二聖